

宣教士保羅嘗言：我們成了一台戲，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(林前 4:9)。宣教士如活在金魚缸內，眾人從四面八方把你看清。(所謂眾人，包括宣教工場當地人，來自不同國家的隊友，老家差派支持你的教會，什至包括你自己) 且對你評頭論足。怎麼樣？

還記得“第一滴血”的藍波嗎？簡直瘋魔全球。雖然它毀譽參半，但史泰龍的男性形象也叫我們為他鼓掌，暗中羨慕。什麼時候我們宣教圈會出現如此的藍波，為主跑在前頭，殺敵四方？(這個想法，正顯示我真的瘋了。不談也吧！)

還是個十多歲的少年小伙子，不曉得誰個第一位仁兄向我提及“捐血救人”的觀念。終於靠著“本死無大害”的心態，以大無畏的精神，第一次踏足紅十字會的捐血站作無償獻血。因為是第一次，按規矩只能捐 250 cc。賺回來的是新的體驗，是自豪感，是自信心...還有贈品，飲料，餅乾，一張小小的感謝卡和捐血記錄卡。走出捐血站，覺得自己是抬頭挺胸的 蠻開心的。從那天開始，大概每 3 個月我會主動走進捐血站一次，進行偉大的救人行為。第 10 次捐血時得到一個紀念襟章，第 20 次時得到什麼的 (都忘了...)。這個固定性的高尚行為一直維持到 1983 年，離開老家進入宣教工場。(當然，偶爾在回來述職時捐一次兩次，也記不清楚了。

有一次從宣教工場“傾國傾城”被調遷回老家事奉，也就慣性地跑進捐血站捐血。一位護士小姐前來協助整個程序，當然少不免跟他閒聊起來。那麼巧，原來他是主內姐妹肢體，倍感親切。期間提及我是從“傾國傾城”回來的，這位護士小姐馬上接著說，我也認識一位宣教士在“傾國傾城”為主工作。Woo，世界真細小嘛！說說他的名字，看我們在彼方不大的華人事奉圈中，是否有大家相識的工人。他名叫 A。什麼？A？豈不是我的名字？哈哈。為何他認識我，我不認識他？終於尷尬地攪清楚了：其一。“壞鬼書生多別字”，我在不同地方用上不同名字。其次：他的教會是支持我們一家的其中一間教會。雖然我們沒有正面直接的認識，但他和他的丈夫也常為我們在前方事奉禱告。那次捐血也就讓我們兩個家庭拉近了關係。

有一次來到京城，抱著要為國捐輸 (不是捐軀) 的心情，跑上流動捐血車準備要獻出回歸後，我在國內的“第一滴血”。可能那位護士小姐看我不順眼 (對，那時我已經變得聰明---絕頂)，愛理不理的，最後說：你有很深的近視眼，不宜捐血。??? 摸不著頭腦，那是什麼理由根據？

過了好些日子又來到京城，再一次以大無畏鏗而不捨的精神，又跑上流動捐血車上。按程序也把表格填寫好，根本沒有一欄問及近視眼的問題，可卻有一欄問及有沒有長期服用藥物。噢，有。我需要長期服用“阿斯匹靈”。對不起，我們不能接受你的捐獻。懷著失望的心情離開。往前走了大概 100 米，看到另外一輛流動捐血車。登時眼睛明亮了，死心不息下把心一橫，想好決定根本不需要什麼都仔細填寫的心情，再次嘗試搶灘登頂... 這回護士小姐看一下填好了的表格，開腔了：先生，多謝你的熱心前來獻血。不過你的年齡超過 60 歲，我們不能接受。暈了！對不起，事實就是：始終無法向我的祖國獻予我的“第一滴血”

不久前，人在老家，又再想起捐血一事。終於又禁不住腳步走進紅十字會捐血站。結果一樣被殲滅而回。原因？護士小姐說，我們只接受 66 歲以下人士的捐血。天呀，剛過了 66 歲之後的 2 天。(有一種被判死刑的感覺.)

問一下自己，為何對獻血這回事那麼緊張？原因當然不會是醫學因素 (我沒有醫療背景，不懂)，估計也不是人道原因 (我不會知道我的那些血可拯救誰人的生命)，更不是經濟原因 (不需要賣血賺錢討生活)。主要原因應該是信仰吧。耶穌為我獻出他的血，有潔淨罪污的功能。我完全相信。

不過對於我再不能獻血一事，我感到耿耿於懷。告訴你：我很失望，但不灰心。若你知道那個國家或那個地方可以接受 70 歲以下的人士獻血，請告訴我，我會義不容遲的在那裡獻上我的“第一滴血”。